

# 大生轮船公司的创始

□朱江

引起南通方面股东不满的,除了“大生”轮擅自改变线路外,还有其他一些原因。双方矛盾的解决,以南通股东接受朱葆三的建议,以七折购买沪股而告终。



南通五山江面



大生纱厂筹办时期,需要从上海运送大量的机器和物料到南通,依靠的是水路运输。从目前掌握的史料看,官机是通过两江总督刘坤一所派的兵轮经长江运到天生港,再由小轮驳运到唐家甸。1897年12月1日的《申报》第5版,刊登《通州大生纱厂告白》,其中有:“机器由南洋派威靖兵轮船装运通州,业于本月十八日开运。”其他物件,则通过大生纱厂雇佣的民船运载。

1899年5月23日,大生纱厂开工纺纱。不久张謇请示刘坤一,大生纱厂准备租用官船。张謇告诉刘坤一,大生纱厂的官机由于锈蚀严重,根据英国工程师汤姆森的意见,需要添置和更换的部件,价值至少七八万元。由于大生纱厂初创,资金局促,不能一下子全部添购,只能分批从上海购进。而每一单购货,从订单寄出到收到物件,耗时都在十天半个月。原因在于雇佣的民船装货三

天,等候涨潮开行有时等待二三天甚至五六天,等候海关查验七八天,辗转延迟,拖了大生纱厂的后腿。

张謇的解决方案是大生纱厂自备一条小轮船。大生纱厂租用宁波帮商人朱葆三的“济安”小轮船,改名为“大生”。“大生”轮从上海经内河往苏州,从常熟的浒浦过长江。由于租金昂贵,所以张謇希望能够参照开平矿务局运煤船搭客的惯例,让“大生”轮在运送物料时,经过浒浦的时候顺道搭载来往的客商,用水脚来贴补租金。张謇承诺“大生”轮接受厘局的查验,不夹带物料之外的私货,也不在南通的芦泾港逗留搭客,以免与招商局、太古洋行和怡和洋行这三家在芦泾港上下客的轮船发生纠葛。刘坤一认为大生纱厂“系官商合办,事关便商利运,应照准行”。

1900年农历五月,大生纱厂交给朱葆三股银5000元,按照约定,朱葆三应该

在六月上旬将船开到上海修理,七月上旬开行通州、常熟、海门等地。之后不知何故,朱葆三在宁波将轮船转售,导致“济安”股东的不满,引发诉讼。张謇又通过刘坤一转飭宁波道台,才了结案件。迟至1901年的农历四月,轮船抵沪。由于停久失修,船身受伤,再加船上物件缺失,导致修补费用增加,股本加大2000元。南通方面续入股银7000元,朱葆三方面作为沪股共2万元,通沪合计股本3.2万元。

1901年农历五月,“大生”轮开始行驶。大生档案里保存着当月张蕴卿、施星舫承揽“大生”轮在浒浦搭客的业务合同。按照合同,张蕴卿、施星舫负责筹资建造洋棚、购置划船,对于上下船的客商妥为照料。不久“大生”轮不再走浒浦和通州,专门航行于上海和海门之间。此举招致一些股东的不满,认为与原先的约定不符。他们认为,通沪之间一天之内来不及行驶这个说法是不能成立的,招商局、太古洋行、怡和洋行、信安公司的轮船不就是这样走的吗?再说走浒浦的时候,“大生”轮的搭客也不少,如果按照约定来,即使亏本股东也没什么意见。

引起南通方面股东不满的,除了“大生”轮擅自改变线路外,还有其他一些原因。“大生”轮在上海修理时,“未经公议,

又未公估,用费三千数百金之多,与原约之数增出,恐有不符”。原来约定的两千元修船费用,最后结果是三千多元。南通股东认为,船从购定到抵沪,延迟了一年时间,其间增加的修理费应该由朱葆三承担。另外,按照原议,船到上海之前的二百元燃料、3个月人工费用,不应该由公司负责。而最大的问题在于,朱葆三提供的“大生”轮1901年农历五月到年底的账簿,南通股东认为“未有总结,眉目不清,照帐代核不符三百余金”。

双方矛盾的解决,以南通股东接受朱葆三的建议,以七折购买沪股而告终。从1902年8月4日(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初一)开始,“大生”轮由南通股东专办。因此,1913年5月出版的《通州兴办实业章程》收录的大生轮船公司的账略,1902年8月4日前是单独列出的,第一届账略涉及时间为“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初一至十二月底”,第二届为“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初六开班至十二月底”,最后收录的是第八届“宣统元年正月至十二月底”。另据1921年南通大生第一纺织公司第二十三届账略,收到大生轮船股息“规银一千二百二十一两三钱六分”,说明至少在1921年大生轮船公司还是一个独立核算的企业。

(作者单位:南通市档案馆)

## 胡瑗负笈泰山之谜

□彭淮

报来尺素见平安,投润传称人所难。诚使此心无系恋,平安两字不须看。

乾隆皇帝数次巡游山东泰山,写下这首《戏题投书洞》。“平安”一词,诗中两现,其典源自北宋大儒胡瑗(安定先生)负笈泰山往事。诗名确为戏题,典故倒未戏说。从黄宗羲的《宋元学案》到钱宾四的《国史大纲》,均述胡瑗泰山苦学。学林主流认定此典故滥觞于胡濬之言。绍兴年间,胡瑗曾孙胡濬编录《胡先生言行录》(日后散佚),已有此说,而且流传甚广。宋代诗人汪藻编辑《安定言行录》与近代学人胡鸣盛编写《安定先生年谱》,均有引用:“先生之曾孙濬记云:侍讲布衣时,与孙明复、石守道同读书泰山,攻苦食淡,终夜不寝,一坐十年不归。得家书,见上有平安二字,即投之涧中,不复展读。”

其实在胡濬之前,胡瑗高徒程颐已有相关记载。笔者近从友人处读到一册有关胡瑗的清未稿本(复印件),著者不详,书中有言:“程正叔《胡先生传》云:贫甚无以自给,往泰山与孙明复、石守道三人同读书,十年不归,有得家书便面,见平安而置之弗视,恐有所牵也。”以为此说牵强附会,不无道理。众人皆知,记载胡瑗生平最权威的文献无疑是蔡襄《太常博士致仕胡君墓志》和欧阳修《胡先生墓表》。关于泰山,前文只字未提,后文仅言:自明道、景祐以来,学者有师,惟先生暨泰山孙明复、石守道三人,而先生之徒最盛。欧阳修只将胡瑗、孙明复、石守道三人并列,未述胡瑗求学细节。

事实上,胡瑗、孙明复、石守道三人不可能同在泰山读书。参阅《孙复生平事迹及著作考辨》诸文,孙明复于景祐二年(1035)举进士不第,复隐泰山。是年,30岁的石守道于泰山向43岁的孙明复执弟子礼。时年胡瑗42岁,经范仲淹推荐入仕,远离泰山。胡瑗、孙明复年轻时,尚有可能同在泰山求学,彼时石守道年龄还小。因此,胡瑗、石守道同在泰山读书的说法,是靠不住的。

靠不住的还有投书的地点。《山东通志·沂州古迹类》云:“上书院在泰山西麓,投书洞上,宋孙复、石介、胡瑗讲学处。”《泰山石刻记》附录云:“泰山书院,在凌汉峰西南,所谓上书院也。宋孙复讲学处,门人之高第者石介。”泰山书院本是孙明复(即孙复)讲学所在地,与胡瑗没有直接关系。参考《泰安历史文化遗迹志》:泰山书院始于“信道堂”(建于1037年),后岳庙扩建(1042),学宫迁至凌汉峰,石介撰《泰山书院记》(作于1040),由此定名泰山书院。庆历二年,孙复离开,泰山书院衰败。明隆庆三年(1569)山东提学邹善重仰德堂,赠祭宋儒胡瑗,改名三贤祠。

倘若胡瑗也于泰山书院执教,石介《泰山书院记》不会不记,而且直到明代隆庆年间,胡瑗才进入三贤祠,与泰山书院有了关联。胡瑗于山东泰山何处投书的地址,已难考证。甚至还有人怀疑胡瑗读书处为如皋泰山。1935年第592期《礼拜六》刊出一篇署名紫金的《如皋通信》。作者居然写道:

所谓如皋的泰山,靠近城北,这泰山不是孔夫子“登泰山而小天下”的泰山,是胡安定先生幼时读书的泰山。胡先生读书于泰山,接到家书,见上有“平安”二字,即掷而不阅,盖恐扰其心。

有人认为胡宅、读书处均在如皋,何来家书,由此否定如皋泰山一说。这倒未必,嘉庆本《如皋县志·古迹》记载胡府有两处:一在城南严家湾,一在县南十里胡家庄。若是胡瑗早年家居胡家庄,家书来报,不足为奇。真正否定如皋泰山说的佐证是《如皋市志》等书记载:“泰山行宫,又名碧霞元君祠,原址位于如皋城中偏北。明隆庆六年(1572),垒土数丈,堆成人造山,取名泰山,亦称碧霞山。”如皋泰山为明朝人造山,胡瑗在世时,如皋尚无泰山。

如上所述,胡瑗于何时去泰山,于泰山何处投书,于何人(除去孙明复)泰山苦读,如今都已成谜。

## 史海回眸

### 如李公路曾因“钉子户”改道

□程太和

1933年,如皋县建设局决定修建如皋至李堡(时李堡属如皋县管辖)的如李公路。如李公路自如城北门外毛猪厂(即后来的如皋肉联厂)起,至李堡南街止。全长约42华里。沿途经过七里阩、十三里港、十五里井、范家庄、池旺、丁家所、五搭桥、曹码、缪庄,至李堡南街。修建公路的第一步是征用土地,如李公路沿途需征用250亩土地,这些土地除池旺附近部分土地属如皋定慧寺的寺田,其余均属个人所有。从如皋至丁家所二十六里的路段,这段路程旱田较多,以沙土为主;从丁家所至李堡十四五里路,这段路程水田较多,土质较好,沿途还有一些车篷(旧时的水利设施)。总体上,如皋至丁家所路段,农民要价较低;丁家所至李堡路段,农民要价较高。工程预算是,旱田每亩价格约30元,一般田块40元,较好的上等水田不超过50元。可当征用到李堡南郊时,有五六十户农民联合起来索要高价,认为官方征用土地,有利可图,不要白不要。他们提出要以每亩200多元的价格成交,这就大大超过了每亩不超过50元的预算。负责征用土地人员向建设局公路筹备处汇报,答复是:宁可改道,也不能答应其无理要求。征用土地人员与被征用户经几轮协商,未能达成协议。后经筹备处决定,如李公路从李堡西南缪庄改道向北,到李堡堡西再折向东,至李堡南街。

土地征用完成后,如李公路着手建设沿途桥梁工程。据如皋彭伟先生译注的《洋人赞誉如皋近代化(1)》一文所载,如李公路沿途需建设桥梁四座。其中,五孔桥一座,长29.55米(笔者注:此桥应为现在的丁所大桥);三孔桥两座,长度分别为24.15米、18.25米;一孔桥一座,长8.15米。所修桥面材料均为洋松(笔者注:即花旗松)。四座桥梁工程由上海海记公司中标承建,于1933年12月12日开工,1934年3月26日竣工。路段工程以民工挑土、夯土、石滚压土为主,利用保甲制度征工办理。民工按完成的土方领取一定的茶水费补助。1934年底,如李公路整体完工,1935年元旦通车。今海安东乡丁所集镇至五搭桥一段公路为原如李公路的一段,约5华里路程。

## 征稿

“城市记忆”设有传家宝、老照片、史海回眸、地名掌故、老建筑、历史人物等栏目,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。来稿尽量图文结合。

投稿邮箱:574911059@qq.com

## 五松别业与章希瑗轶事

□王其康

志·地理志》:“五松山,在县南四里,山旧有松,一本五枝,故名。唐李白筑室于上,为五松书楼。”李白《与南陵常赞府游五松山》诗:“我来五松下,置酒穷跻攀,微古绝遗老,因名五松山。”李涉过五松驿,作了一首《题五松驿》诗:“人生不得如松树,却遇秦封作大夫。”因为五松,李涉想到秦朝时,松树也曾被秦皇封为“五大夫”,而自己一介布衣,还不如树木,悲感自己的不遇。而章希瑗在异乡造舍,取名为“五松”,多少也流露出怀才不遇之情吧。

章希瑗除与张謇私交很好外,在南通城还广交朋友,五松别业内常是宾朋满座,同为安徽老乡的清道台梁缙卿便是其中之一。梁缙卿,安徽休宁人,贡生,任浙江余姚知府,光绪道台,后于南通开设典当,盛时在南大街等多处开设梁记典当,张謇的垦牧公司亦有其股份。

据梁道台孙子梁战先生介绍,听家人口传,他祖父梁缙卿与章希瑗曾订了娃娃亲,章希瑗女儿长大后,要嫁给梁道台儿子梁静山,即梁战的父亲。不料,章希瑗女儿幼时夭折,这门亲事没做成。章希瑗为人厚道,女儿去世后,一直在设法弥补此憾事。

## 孙星衍致澹人札

□徐继康

正月,汪为霖补山东兖州知府。五月,孙星衍以前后任秩满,假三月省亲迎养,邀渝允准,汪为霖署理山东盐运使督粮道。六月,汪为霖署理山东盐运使督粮道。九月,汪为霖署理山东盐运使督粮道。孙星衍接篆回任督粮道。来年春,汪为霖接老母卧病家书,以母疾辞官,孙星衍曾经寄诗送别。此次,孙星衍辞官归隐,汪为霖也赋诗志贺,“却教今日公输我,我着先鞭公后鞭”,以对应此前孙诗中“拂衣输与著先鞭”之句。

此札中的蒋伯生即蒋因培,也是汪为霖的朋友。他嘉庆二年援投效例授阳谷县丞,历知滕县、汶上、泰安、齐河诸县,斯时在山东任职。汪懋菴就是汪廷珍,乾隆五十四年的榜眼,官至礼部尚书,协办大学士,加太子太保,赠太子太师。至于收信人澹人先生,我认为是黄洙,扬州名士,他字澹人,乾隆五十五年庚戌恩科二甲进士,与

## 老建筑

2003年左右,南通制药厂整体搬迁,建设体育公园,五松别业迁建于此。现濒临濠河,处于地铁二号线出口处。2007年被列入南通市优秀历史建筑。

五松别业为木结构两层小楼,建于上世纪三十年代。它以青砖砌筑为主,白灰镶嵌其中,细部装饰精美,夹以砖雕花饰,爱奥尼柱式,曲线形的山墙点缀着巨大的烟囱,角楼上穹顶,显示着西洋风情;而外墙装饰,以西式线条为主,但屋面仍使用了小青瓦,门窗为中国传统建筑材料。该建筑为复合形平面,突出单体,和中国传统院落有所不同,彰显出中西合璧的特色。建筑规模与质量,堪称上乘。

五松别业为章希瑗故居。陈玉堂在《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》中介绍:章邦直(1856—1928),安徽铜陵人,字希瑗,号西园,优廪生。光绪二十三年署高邮州知州,兼扬州府河务同知。维新期间,于高邮创办致用书院(现高邮第一实验小学)。光绪二十九年(1903),章希瑗因监造江南高等学堂,添造图画、化学各课堂,建后不久楼房倒塌。经前督

臣魏光燾上奏后,不仅将章希瑗革职,还勒令赔偿,其人生瞬间跌入低谷。

张謇与章希瑗为诗友,闻讯后及时援手相助。徐俊杰在“张謇致章邦直函札五通试读”一文中介绍:章希瑗被革职后,光绪三十一年(1905)五月至光绪三十三年(1907)二月,在大生崇明分厂任建筑工程管理(张謇《大生崇明分厂十年事述》,是张謇管理大生纱厂的重要助手之一。《张謇全集》中,也多次提及其人。民国十三年(1924)正月,张謇有《南生适然亭续消寒第七集》诗:“城南况社,楼榭接章(希瑗)袁(南生)。风物乘时引,期借酒温。江晖鱼损价,林淡鸟忘言。即事为欢易,催春到五园。翼然一亭在,作者七人间。把盞容谈佛,安床别对山。寒如濠更浅,春与客俱还。何事红梅萼,犹输醉吏颜。”

章希瑗成为张謇助手后,在南通逐渐立足,上世纪三十年代,选址在濠河河畔,建了自己的别业,取名为“五松别业”。此名来历,与其故乡铜陵不无关联。

铜陵东南有山,谓五松山。《铜陵县

## 传家宝

我收藏了一件孙星衍《致澹人札》,是北京保利2016春季拍卖会上释出的,为苏州香书轩之旧藏。此札一通二纸,全文如下:

前途曾致一楮,欲求一诊视。行至开河,承道纪存,向并赐多仪,感愧难名,惟以不得操别为划计。南中未必有名医能知脉理如吾兄者,此疾之虚实,为痰为血亏,竟不得办,不如守古人不服药为中医之说,或兄再处一方,由蒋伯生处寄我,今以汪懋菴所定方请正,似乎服了有益无损,不知可加茯苓否?东省光景不佳,临清、东昌一路虫灾,冬漕不易办。鄙人虽去,未免杞忧,吾兄如能外调,务为立足之计,勿浮沉此间也。

款为“澹人先生仁兄,愚弟孙星衍拜启,八月十一日及”。

孙星衍是清乾隆嘉时期著名的大学者,少年时就被袁枚称为“天下奇才”,乾